

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T5417 / 4298 B

楊升庵集
九

九
二十四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仝校

無極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
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
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奧當表出之然則無
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

太極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
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
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
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
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
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
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
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
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
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

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
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
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
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
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
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木理之理
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
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于形泥于象
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
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爲贅蓋爲

昧者泥象滯形慮然不知聖人立言爲鈞深致遠者
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爲昧者言則兩儀四象
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
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兔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
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
而其與朱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
意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于寒泉精舍而余
以此說爲之調停亦必含笑而息訟矣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
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
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
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
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
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
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生不窮之義

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闔闔而曰闔闔亦猶曆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于此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羲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于羲皇心地上馳騁無于周孔注脚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于此周孔且注

注脚六經尚糟粕况其餘乎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萃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

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連山歸藏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

卦爻名義

易者廬𧈧之名守宮是矣

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

電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

犀之名豨神是矣

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豨神

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卦也卦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
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
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
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
爲字也從卜爲義從主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
卦今挂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又
古字象交窓形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

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
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
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
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
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
也

易重一斤

十黍爲系十系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十六
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
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

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
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于此

鬼魄

易曰精氣爲物游鬼爲變精爲魄氣爲鬼二者既合
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鬼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
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鬼孔子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嗑吸出
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魄之謂也淮南
子曰天氣爲鬼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鬼人陽神也魄
人陰神也鬼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載營魄勿

滑而魄爲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生重濁者鬼從
魄降升鬼爲貴降魄爲賤靈鬼爲賢厲魄爲愚輕鬼
爲明重魄爲暗揚鬼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鬼
聖人以鬼運魄蓋魄之藏鬼拘之鬼之游魄囚之魂
書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鬼能知來
魄能藏往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
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
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鉤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

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
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况成周
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囹旋激天下
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
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
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
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
慎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
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呼歆旣誣聖經以欺一
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于鴻水猛獸信哉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
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
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
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
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
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卽邵康節師也挺
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
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
伯温之序朱子因其出于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鍾

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庾辭悞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于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於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廉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潜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酪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

而後知也

大貞小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必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雨潭潭雲往北好晒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
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
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
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
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
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
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

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
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又如此者嗚
乎一代之君聲迹其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
彼一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也蓋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
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
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爲父地無時
而爲天也妻無時而爲夫也臣無時而爲君也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鳥亦斥鷃之
槍榆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
于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
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
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
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
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爲設教

者言非爲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卽寓兵威若去者不
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爲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
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楊稊柳稊

易大過爻辭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
柳稊戴德傳云發孚也秀如苗而不秀之秀未成穗
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柳線也孚如易卦中孚之
孚毛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
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孚朱子易本義
云稊根也榮于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

初爲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自末稍如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榮其說戾矣南沙熊淑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爲衍之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三蒼又于寶易注

秦淮海易解

內經云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

濕者土之氣水之于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于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川上有路無事則工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

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于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余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

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
 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原而語此哉慎謂
 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
 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
 太昊氏大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
 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
 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
 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
 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羣聖首而易為五經之源乎

易說卦坎為盜

易說卦坎為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為盜象此言最害
 義余弟用敘少時從魏雪溪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
 說解之用敘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窩主星辰皆指摸
 矣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為險為難人事之險難
 莫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
 解下卦為坎坎之為盜象明矣坎之為卦外陰柔而
 內剛狠有穿穴踰墻乘墉伏莽之狀也又况坎為隱
 伏隱伏非盜而何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

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解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避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箔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

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節度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尺寸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利市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爲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其賄而不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

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
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
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
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
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
改正者乎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終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聖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
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
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
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

楊子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
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
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
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
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
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
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
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
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
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
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摠之孟子曰事
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
旣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

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金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改

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于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于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

楊子補文集 卷之四十二
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也已噫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閉法哉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

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
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個四門博士豈是四人
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
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
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
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
木也木好風故畢風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
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

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譁者應
聲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真可咲也

三公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太師天公也
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
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
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
亦竊古義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言闕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則又愚矣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

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爲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減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

楊子卷之四十一
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州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揚不言南清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味別三江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旣入而于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伏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

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又新劉白芻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于此慎嘗謂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于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灑上者章貢合流鄆郡者西江合流亳漳者漳渦合流雲夢者漳鄆合流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蠓螋又數十

楊子春文集 卷之四十二
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于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復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爲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五玉當作五樂

書脩五禮五玉斑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卽五玉也玉當爲樂注列五樂之目

禹貢彭蠡

禹貢東滙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

今錄于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干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

楊子春文集 卷之四十二
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
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
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
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
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
餘于張克脩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爲彭
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
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
漢外水闌之還能潴而後泄耶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
卽古之東陵莊子盜蹠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憑
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
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
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
其人多文章故名繪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
藻績之絲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

皆漏

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鹿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

延之川日脂流

即延安石油也以為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于洛

陽塵弱水溺毛黑溪玄贖

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古象至輒不去昆侖而以塗身

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

悉唐制角畔怯腐手

見佛水

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又

水性不同予于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瘡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高宗夢良弼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

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

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廖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

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邇言而義遠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書曰王

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於殷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

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上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
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
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
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

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
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
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

亦可謂崛强者哉

又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
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
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余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
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
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
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籍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
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
誰宜爲哉且子頑宣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

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於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爲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韓公而爲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贗作也然此說也正與朱子去序之意昭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正可借爲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爲非公作而刪除之蓋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說又可爲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爲求賢審官似戾於荀旨朱子直以爲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爲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矧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

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奠文王酌以消憂也蓋
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
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
此仲默大稱賞以爲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
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
鄭可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
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
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

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
謚耳

間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
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
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
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

木子菴文集 卷之四十二
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
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
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心結于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
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
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今其儀一今心如結今
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

于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
固哉其爲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
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
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
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卽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
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
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鬻發

函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凜冽注鬻發風寒也凜冽
氣寒也今按鬻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爲冰

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从冰其義易見
膚發之爲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膚羗人吹角
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
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
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膚栗正謂
風吹籬落其聲似膚栗與詩意合膚發今俗名頭管
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蕭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
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瑟瑟之在
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膚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
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

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爲時文之祖
信哉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珮玉瓊琚彼美孟
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
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珮玉瓊琚可以言
都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
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
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
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

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隣隣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咲三代柄

用闔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

谷巖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隣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非一日矣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于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于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

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

揚子菴文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小已之得失流及于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
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
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
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棠棣之華

毛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華
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
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
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
弟之處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

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
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矣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
爾侯度勞于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
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
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
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
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羸蒲蘆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羸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爲螺羸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楊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羸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螺羸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

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

楊子卷之四十一
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爲純雄說文以爲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鷗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鷗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卽螺羸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裳棣之華鄂

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有豕白蹄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卽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

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

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餘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

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夔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爲表出之

詒謀未孫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集覽謂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引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彼其隣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隣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痴人說夢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雍解云辟墻也雍天子享宴辟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

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

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簋業莫不均調于此
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于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爲剿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于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十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于泮宮烏

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旣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咲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
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
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
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爲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爲稗稗謂之精糲加于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于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悅引長

而不能自己也

魯頌泮宮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圓水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

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白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
曲爲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旣載春秋
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
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
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
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
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
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
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
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

烏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
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
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
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
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
會齊侯於陽穀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鄆
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鄆
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
與有駟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
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

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膾膾董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椹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

踰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大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

心乎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媵音松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
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
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
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
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
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
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

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
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
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
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
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
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
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今惟庚寅吾以

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
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
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
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以至日太牢祀高禘
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
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終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
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
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
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
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

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
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後望十年不獲而羽父
弒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
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為夜
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
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
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為不可及矣以明
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

出益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
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為古禮
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克陽也水之灾人力
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灾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
鼓牲何牲乎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公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慎按晦非冥也
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

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以有取朔棄晦乖偽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盜竊寶玉大弓

八年

得寶玉大弓

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君日不悛以樂愒憂

左傳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怡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
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怡憂也忘憂待時怡
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怡爲在上戒也

兩甄

左傳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
說桓玄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
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
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
六鼓旣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
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

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
字不知于軍何當也

九國

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
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
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
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
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
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
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

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
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
笑

程鄭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
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爲失常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
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

繞朝贈策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
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
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
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

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趣韻之誤耳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辯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不月此殆可作一咲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

解夢也

戶字義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九丘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敘文

也九圉取育草木為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圉也八輔則餘八圉也圉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圉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圉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圉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

注此年正月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

注此年二月

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

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筆乃妄引陪二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為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

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
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
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
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
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
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
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
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
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
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

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
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
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于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于獻公未沒
之先而不可抹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

楊子春秋文集 卷之四十三
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臯陶真不祀而
莫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賦
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注英六國名楚
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臯陶子也以
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
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
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
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于所
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
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
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
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
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
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
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此之謂也

班彪說春秋

班彪說春秋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
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
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
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郕之類三
傳皆不足信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引傳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
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

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
以之福惟德之隅

疆場

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
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得在疆場乃
讀爲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
豈可謂唐詩人便不敢議乎

鷓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
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鷓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三
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
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
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爲漁
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雨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
文奇雋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
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
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
子虎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
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
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于漢

通之大矣東坡目之爲枉死宜乎延篤答高義方
書今茲以五經爲鼎蓋書傳爲籩俎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未暇蚌脯也

克段于鄆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左
氏云王取鄆劉蕞邠之地于鄭是也杜預潁川鄆陵
謬矣鄆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衆乎郭知玄切韻云
帝虎並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唇齒

左傳唇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唇揭齒寒揭與

寒叶韻揭叶音掀

公子賦河水

左傳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昭曰河水當爲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袒衣袒服

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爲順袒與袒字畫似毫釐之差爾

王居于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心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禺中

今俗云夜半子時鷄鳴丑時平旦寅時日出卯時食時辰禺中巳日中午日昃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其言始于淮南杜預春秋注有之蓋亦古矣

孔穎達曰禹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爲隅中晡時日
西食時也日昃謂蹉跌而下也

春秋例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
以例求之至于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
經有關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
秋乎譬之術士推筭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雜氣
故可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
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升
生文集卷之四十三終

